

我走在迷雾笼罩的街头，只是走着，与在雨里走着没什么区别，我的脸上或许会残留着欢乐或者忧伤，但我不会向雨或是夜吐露我的任何一件心事。

不是不信任它们，而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从来没有一种忧伤能在倾诉中完全消失，也从来有一种快乐，能是语言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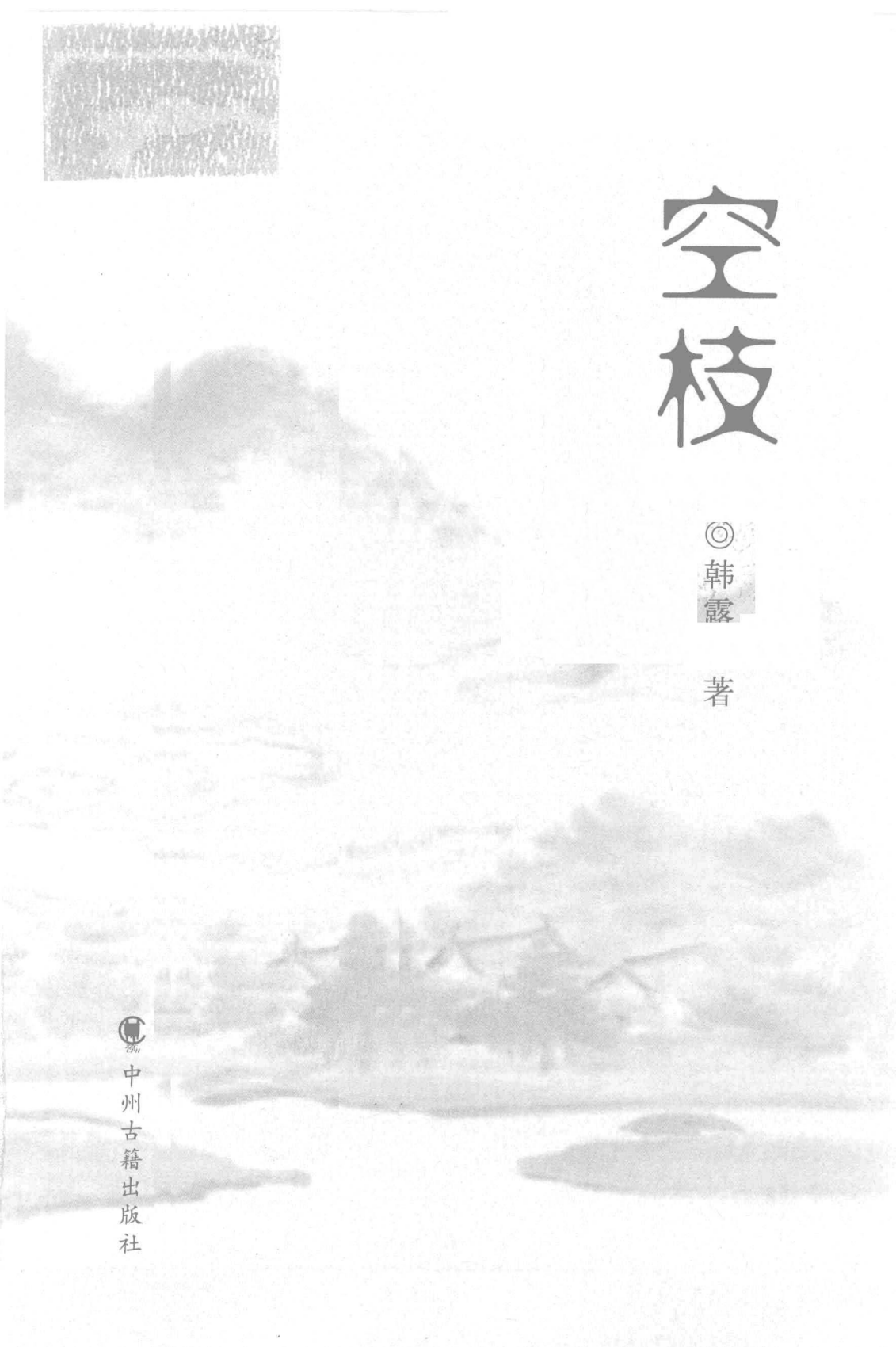
◎韩露 著

空枝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人的同情心是有限
的，人的同情心大都是以
不妨碍自己为前提的，或
者说，人的宽宏大量，有
时候是被迫无奈之下的一
种妥协。



空枝

◎

韩露

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枝/韩露著. -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4.10
ISBN 7-5348-2459-1

I. 空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0281 号

责任编辑:张武松

责任校对:温向苏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640mm × 940mm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145 千字

印数:1—3 000 册

版次: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5348-2459-1/I·820 **定价:**19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一颗孤寂之心的颤响

——序《空枝》

陈建功

韩露是来自河南的女散文家,此前我曾零星看过她的作品。某日忽持一友人手札来访,说是介绍她前来拜师,希望我对其“给予指点”。这使我颇感惶恐。小说、散文固然是写过一些的,关于小说,或可道出一二,因为曾承担过一些教学,关于散文,自知素无研究,根本没有资格开口。然朋友既有托付,面子还是要给的,因此很是口角春风了一番,且听这位来访者有什么问题要提出。

岂料韩露竟无言,静静地仿佛在等我“开讲”。我便找些话题询问她,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废话。我问一句,她答一句,以至交谈了很久,我还是不知道她有些什么问题要向我“请教”。

我心中暗暗叫苦。以往接待文学青年的来访,总是面临着无穷无尽的问题,不管是幼稚还是深刻,只要你有问题,我便有话题,不管你是否满意,我总可以交账了。而这一位,显然是个非常内向的女士。难道她希望我和在讲坛上一样,ABCD、甲乙丙丁地给她开讲不成?

坦率地说我和韩露的交往不多,有限的几次,却已倍感吃

力。稍好一点的时候,是她曾把几篇作品给我看,希望听听我的意见。我读过后,或在电话里,或当面,把读后感说给她。她听得认真,反应却很慢,是认可?抑或是不敢苟同?都没有太多的反应。这可让我急坏了。我是俗务缠身之人,已习惯于快节奏地料理事务。如此对不上口径的“指教”,应该说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

渐渐地,我也看出来了,这是一个不善言辞,不大习惯于与人交流的作家。我之所以感到不适,或许在于我身边的作家朋友们都太善言辞,过于锋芒毕露了。这使我想起多次带团出国访问的经历。同去的作家朋友们个个语言机锋、谈吐不凡,不只一次听到华裔女作家们惊叹:“中国大陆来的作家们,个个机智幽默,口才太好了!你们是不是经过大字报、大辩论练出来的?”

正因为韩露的含蓄与内向,我觉得为她的散文集写序,或许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使——我对她知之太少,除了就文论文,还能说点什么?

现在,当我把这本《空枝》读过后,却觉得写下一些感受,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。韩露是坦诚而真实的,她在她的散文中,证实了我过去的印象。她在《在有暖气的房间》一篇里,描绘了自己的心灵状态,她说:“……我知道我活得有些颓废,有些老气横秋,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年龄,不应该总生活在回忆里。有时候我也问自己,外面的世界何等精彩,何等精彩的世界在召唤着你,你又干吗非要将生命无端地浸淫在不着边际的玄想中呢?我这么问着自己,心思却已经游离这个问题。”这描述使我想起了她和我交谈时那神情,以至我忍俊不禁——我真不知道在向她的作品读后感的时候,她之所以反应迟缓,是不是也是因为早已“浸淫在不着边际的玄想中”了?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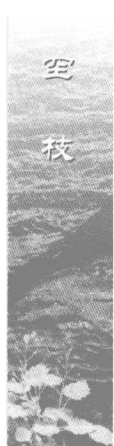
读完这一本散文集,重要的并不只是对以前的交往感受有

所验证,重要的是,你理解了,越是这样不善言辞,常常陷入“不着边际的玄想”的作家,越可能深藏着被你忽视、淡漠的宝贵之处。韩露在《花们》一篇中的一段,简直就是针对我而发的规语:“花什么都明白,它不会忘记从它耳边掠边的每一缕风,洒落头顶的每一滴水,以及人的每一个手势和眼神。只不过人对花的霸权使人不屑于了解或接近花的内心……”读到这一段,我心里一惊:这位散文家岂不是借花抒怀,以浇心中之块垒?那么,我的“吃力”与“不快”里,是不是也有某种“霸权”成分?

我是否应该检讨自己,那是题外话了。但在读完韩露的这一本散文集后,我得承认,韩露说的是对的。我从这位作家的作品中,听到了一颗孤寂之心的颤响。

这“颤响”就是人们(包括了我)每每“不屑于了解或接近”的“花的内心”。而韩露,恰恰因为有了这颤响,所以就有了她的文学存在的理由。

比如竟连在她的眼前飞翔的一只苍蝇,都引发了她层层迭迭的思绪:“……那只蝇子继续在我面前划着圈,快速地,急促地,没头没脑地。难道它就不知道疲倦吗?它为什么不像它的同类那样悠闲地飞翔?是不是它知道停止飞翔就意味着死亡?难道它知道有一双人类的眼睛在窥视着它的生命吗?……不能不承认这只蝇子正在进行一种真正的飞翔——一种超脱了一切平庸、淡泊、晦暗和羁绊的飞翔。没有矫饰,没有虚伪,卓尔不群,它只展现自身的个性、激情。它以无以伦比的旺盛情感,充满骄傲地显露了生命内核的欲望。……是什么使这家伙如此疯狂地释放自己弥足珍贵的情感呢?……这只绕圈的蝇子,八成也是一只丘比特之俘……不知道它的心中是否也藏着一段无望的爱情故事。……一个人内心的热爱,非要化成激烈的行为吗?一个人内心的热情,非要化成对现实的狂热投入吗?生活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圈,被蝉翼般脆薄的外壳包裹,过激的行为介入,



会不会把它搅得支离破碎呢？……我也许更适合躲在自己的梦中，遁形匿迹。看眼前的生活像云烟一样飘过……”

一只飞翔的苍蝇，都会引发如此动情的感慨，那么，这位作家的内心，那欲言又止的渴望与节制，使我们看到的难道仅仅是一个人吗？还是一类人，一代人，一种文化生成和制约下的人？

这本书里，类似这样的来自作家内心深处的颤响真是太多了，因此，细细地品味，会有所得，有所感。

当然，我也不能不坦率地指出，这部书也有并不尽如人意的篇什。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这位女散文家，更加丰富自己的阅历与内心世界，更加锤炼自己的艺术妙笔，为读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是为序。

甲申初四 于北京



目 录

一颗孤寂之心的颤响

——序《空枝》

陈建功 / 001

在有暖气的房间 / 001

一只绕圈的蝇子 / 006

很远的事情 / 009

心中的河 / 012

借到的 / 015

琴音 坝声 萨克斯风 / 017

想成为一棵梨树 / 020

长满翠竹的山坳 / 022

秋分后的养子沟 / 024

茱萸的形式 / 027

花们 / 031

盆竹 / 034

花满枝头 / 036

逃走的刺猬 / 038

屋里的老鼠 / 043

那边 / 046

非典袭来的日子 / 056

智慧书 / 064

大雪那天 / 068
到处在施工 / 071
家园 / 076
人哪 没个啥样 / 080
满溢的生命 / 082
荷庄 和庄 / 084
情人节的电话 / 088
缀着花朵的藤椅 / 090
放映厅 / 094
电话响了 / 097
月亮 月亮 / 106
被放逐在大片灰色空地上 / 116
辫子 / 120
曾外爷 / 123
族谱 / 129
诞生 / 139
在医院的七天 / 143
新生儿的问题 / 147
满月之后 / 151
可爱时期的到来 / 155
抵抗力渐渐消失 / 160
古老的传奇 / 164
行走在微笑中的文字
——序肖泽颖散文集《柳暗花明》
/ 170
小憩的港湾
——姬俊尧教授的江南水墨画赏
析 / 174





用心灵穿透沧海桑田的沉静

——浅议薛水生和他的情结系列

油画 / 177

激情燃烧的火焰

——周世麟教授及其椅子·干花

系列油画解读 / 181

与山水的交谈

——浅议天津姬俊尧、纪振民、孙

芳、孙长康四位教授的山水画创作

/ 186

跋语 / 195

在有暖气的房间

西北风已经“呜呜”地叫了一天了，傍晚的时候又下起了雨。雨不大，被风打在玻璃上，让我总疑心是雪子。才只是五点多，天就完全黑下来了。从窗外照进来的橘黄色的灯光，勾勒出房内的家什嶙峋或者柔和的轮廓。暖气里“哗啦、哗啦”的流水声已经听不见了，扑面的热浪让我想起一块、两块……陷进水中的糖。隔着透明的玻璃杯，你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它融化时氤氲的气流在晶莹的水中起落、撞击、交融时制造出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美丽。

我仍然闭着眼睛，安静地卧在沙发上，半梦半醒，脑中的影像时而抽象，时而具体。

温度是真的上来了，覆盖着绒毯的双腿已经开始发烧了。我笨拙地调换了一下卧姿，蹬掉绒毯。调整好卧姿，却忽然来了精神。这并不是表明我想到了什么好事，或是什么事引起了我的兴致，不是那样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原因，仅仅只是，屋里暖和了。

我放下在怀里抱了一下午的书，起身走到窗前，试着碰了下





暖气,已经烫手了。疏朗的心情立刻传到了脸上,我扬起手,拉上了厚重的窗帘,打开壁灯。脑中忽然跳出“温暖”两个字。有那么一会儿,我甚至想到了“幸福”。我把手插在裤兜里,悠闲、惬意地来回踱着步,静听寒风的怒号,深感萧瑟的诗趣。“要领略冬的况味,风可是必不可少的装点呢。”我对镜子中那张活泼舒展的脸说。

晃到沙发前时,我站住了。同丢在上面的那本书对视了片刻,弯腰拾起。

很多时候,书成了我遮掩胡思乱想的道具,这让我面对书时,多少有些惭愧。可事实上是,我每次拿起书,都是因为想读它,我才拿它。我并不想以书作盾,可是每次读着读着,思绪就飞到了窗外,而思绪一飞到书的外面,我木呆呆的心就紧跟着活泛起来,像是经过冬眠刚刚苏醒的小草、小兽什么的。即便这样,我仍然不止一次试着捕捉过那些散乱的思绪,我知道我这样没根没底地穷想,不但于事无济,而且非常误事。可遗憾的是我的努力没有一次成功,那些飞到书外的思绪,像是冲出闸门、欢跳着奔泻的流水,让任何一次的阻挠,都变成了徒劳。

对了,我刚才说到我在沙发前站住,现在我要说这个动作的连贯性动作,或者这个动作就是意味着,坐下。把脚从毛绒绒的拖鞋中抽出,伸到绒毯下面,背靠着沙发一角,双手抱书。这个时候我双手抱书,其意义与用途就纯粹同女孩子们抱布娃娃一样了。无非是让双手,或是心理上有个着落。

这样缩在沙发一角,是今年入冬以来我最常做的一件事。有时候,我会觉得我像是一只蛰居的熊,但熊还有觉可睡,我呢?除了饱食终日,便是无所事事。并不是没有事可做,而是那些等着我去做的事,我不想做,我想做的事又做不成。就像我想见的人见不到,我不想见的人,一天一个电话非要嚷着请我吃饭。不是我一心只读圣贤书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不是我冷漠、孤傲,而实

在是,这些事和这些人让我异常地厌烦。

我从不强迫自己对没有兴趣的东西产生兴趣,我认为这是我的优点之一。而与此同时,大把大把的时间,像渗进沙中的水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满屋弥漫的沉静,让我更容易看到时间的易逝。这个时候,我就会对我目前的这种精神状况感到很沮丧。

于是,在大多数的上午,或是太阳好的日子,我就坐到写字台前,铺好稿纸,企图写些什么,以此证明没有再一次虚度一天。我靠在木椅上思考着,视线就落到了窗外。窗外的天空是那么高远,有时亮得令我不得不眯起眼睛,有时会有几片白云从我的窗前匆匆流过。我没有从我坐着能看到的那一小片天空看到过太阳,即使在我不得不眯起眼睛的那些日子里。这让我很满意,我喜欢感觉散发出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存在。

偶尔,我也会蹿出房门,这种突发的冲动,大部分是受我时潮时干的心情的驱使。有一次,是接到了一个电话,这个电话,让我在细雨里至少转悠了两个小时。还有一次,是在一个雾蒙蒙的晚上。我推开阳台上的玻璃,蓦然发现浸在雾中的夜,竟是那么美,空气竟是那么清爽,以至于竟让我为它生出淡淡的感动来。

我走在夜雾笼罩的街头,只是走着,与在雨里走着没什么区别,我的脸上或许会残留着欢乐或者忧伤,但我不会向雨或是夜吐露我的任何一件心事。不是不信任它们,而是我一直固执地





认为,从来没有一种忧伤能在倾诉中完全消失,也从来没有一种快乐,能是语言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。说不清楚的事情,还是不要说了吧,一个人慢慢品味,更能体会全部的意蕴和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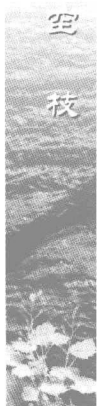
壁灯的柔和光晕,眼波一般缥缈。暖气散发的热,烘烤得我更为慵懒、懈怠。借着朦胧的光线,我很乐意就此松弛下去,在尚存余温的往事里流浪。咂摸着自己那点甜,那点忧,那点愁,那点隐隐的痛楚与希冀。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可人这一生除了拥有朝暮,还指望拥有什么呢?我知道我活得有些颓废,有些老气横秋,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年龄,不应该总生活在回忆里。有时候我也问自己,外面的世界何等精彩,何等精彩的世界在召唤着你,你又干吗非要将生命无端地浸淫在不着边际的玄想中呢?我这么问着自己,心思却已经游离这个问题。

后来我明白了,我之所以对往事恋恋不舍,是我太关注我内心的存在了。我对与我无关的人,太缺乏关注和兴趣了。我明白这一点,是在一次和一位应该称为朋友的人的电话中。这样说看上去很别扭,但意思是很明白的。就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个朋友的标准,而我并没有把他当成朋友。这并不是说我讨厌他,只是我不太喜欢与人交流。这个“人”,包括的是所有的人,不分血缘亲疏,不分性别年龄的人。

他那天在电话上对我慢条斯理地啰唆文化圈里和他自己那点事,说的时间稍长些,我尽力掩藏的冷漠就暴露了出来。“你这个人呐!”他在电话里说,“总是对什么事都不屑一顾,拒人千里之外对你有什么好?不错,这是别人的事,但真与你无关吗?你别忘了,你是生活在这群人中间的。”“没办法。”我说,“适应不了聚光灯的热闹,就只好让出戏台,做一个寂寞的旁观者了。”



这话敷衍别人还可以,但我对自己是清楚的,我知道我不仅不是个旁观者,而且还是个热情的投入者。就是因为我太投入、太专注了,所以我看起来才像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。

在生活这个大旋涡里,怎么可能有旁观者的一席之地呢?这件事的旁观者,必定是那件事的投入者,只不过门外不知门里事而已。

现在还是交代一下我反反复复想的内容都是些什么吧!这大都与他有关。对他的回忆和他与我的设想,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。戏剧性的情节有一些,大多还是他的一些飘忽、断续的表情、目光和只言片语。我知道我和他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未来,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去想念他。人的力量有时候是很微弱的。比如我正在专注地读书,忽然地,就看到与他姓名有关的某个字,这时候,编出的那段扣人心弦的情节,就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。事实上,我没有一次是因为想想念他而去想念他。

前一段时间,上海卫视播《九九归一》,我对这部电视连续剧并不怎么感兴趣,我每天都看,是喜欢它的片尾曲。“人在天地间,如风中飞絮,往事可曾留下几分踪迹?……”听了几遍后,忽然很伤感。虽然当初我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成为它忠实的观众,但伤感和伤感是不同的。

再说一下这本被我抱了一个冬天的书吧!书名是《灵魂的出口》。它当时能从北京图书大厦浩如烟海的图书中被我选中,完全是因为封面上那幅画。

画很特别。一位绅士,赤着脚,挽着裤腿,一只手提着月亮,一只手提着一双皮鞋,站在草坪中间的小路上。在他的面前,是一本翻开的很大的书,书里有一位赤着脚,挽着裤腿,在海水里低头漫步的女郎,女郎留下的是一个侧影,从侧影上,我看出她是在忧伤,且心事重重地等待。绅士留在画面上的是一个背影,从背影上,我看不出他的表情。

一只绕圈的蝇子

我把手里的水杯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，倦怠地靠在沙发里。这时候，我看见有一个东西，在我的面前迅速飞翔。确切地说，应该是迅速地划着圈，一个直径最多一米的圆圈。我定睛看了一会儿，认出是只蝇子。

我不知道这只蝇子是怎么越过我紧闭的门窗，进入到我房间的。但既然它进来了，那我就必须要把它消灭。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，没什么可犹疑的。我总不能让一只害虫在这儿影响我的安静，并且威胁我的健康吧！但我依旧坐在沙发上，这并不是表明我准备放过它，而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在它这种状态下把它消灭掉。

那只蝇子继续在我面前划着圈，快速地，急促地，没头没脑地。难道它就不知道疲倦吗？它为什么不像它的同类那样悠闲地飞

翔？是不是它知道停止飞翔就意味着死亡？难道它知道有一双人类的眼睛在窥视着它的生命吗？这好像不大可能，对于蝇子来说，一个静止不动的人，与一截木头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它甚至可以在此随意地散步，落脚。

如果它就这样一直转下去，不在我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上面停留的话，我就饶它一命。我这样想着，发现人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，人的同情心大都是以不妨碍自己为前提的，或者说，人的宽宏大量，有时候是被迫无奈之下的一种妥协。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不能不承认这只蝇子正在进行一种真正的飞翔——一种超脱了一切平庸、淡泊、晦暗和羁绊的飞翔。没有矫饰，没有虚伪，卓尔不群，它只展现自身的个性、激情。它以无与伦比的旺盛情感，充满骄傲地显露了生命内核的欲望。

是什么使这家伙如此疯狂地释放自己弥足珍贵的情感呢？我困惑地望着它，想起一部电影中的一组经典画面：一位陶醉在爱情中的绅士，在滂沱大雨中拿着雨伞在大街上独自跳舞……

爱情就是一个环，被环乍一套住的状态就是天旋地转的绕圈子，不同的是，有的在行动上，有的在语言上，有的独自转，有的与对方一起转。这只绕圈的蝇子，八成也是一只丘比特之俘。要不然它这么反常的举动就不好解释了。只是不知道它的心中是否也藏着一段无望的爱情故事。

“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。”我想起生于名门，长于深闺的杜丽娘，在花园里面对着明媚春光的酸楚慨叹。

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我对自己说。千年前，绝代才女李清照就幽幽地吟过：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几百年后，寻愁觅恨，泪眼问花的林妹妹，则站在大观园里凄凄惨惨地叹道：“花开易见落难寻，明媚鲜艳能几时？”明媚鲜艳能几时？明媚鲜艳能几时？！忽然地，我淡淡的忧郁里有一丝卓绝的、肆意

